

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

資料來源： watchout 沃草 (2)

日期： 111年 06月 20日

「厚工」呈現臺語不同於華語 倉本知明：不該忽略臺灣語言複雜性
生於 1930 年的蔡焜霖，母語是臺語、在校學日語，國民黨政權來臺後，又學習華語甚至英語，這種政權交替帶來的語言混雜現象，可說是臺灣歷史的特色，也讓倉本在翻譯過程中大感頭痛。倉本說，從 1920 年代臺灣「新文學運動」開始，「臺灣作家怎麼使用臺語，是非常政治性的行為」，因此希望能保留原著語言。

倉本指出，通常日本譯者在翻譯臺灣小說時，會以地方方言呈現臺語，用日本人能理解的方式，凸顯與主流語言的差別。早期譯者常用「江戶腔」翻譯鄉土文學作品中出現的臺語，近年則多用「關西腔」。

但倉本認為，江戶腔屬於東京地區工人使用的方言，帶有階級意涵，關西腔則常見於日本搞笑節目，擔心日本讀者會以為臺語是搞笑的地位，最後選擇自己位於瀨戶內海老家的「四國腔」來呈現；用日文漢字時，另以假名標注臺語發音。至於原著中出現的日語，有些會以括號註記「日本語」，有些則是直接用不同顏色標記。

倉本透露，由於自己臺語不佳，時常需要請教學生或鄰居，有一次「鄰居太太跟先生講的不一樣，自己吵起來。」他因此發現，臺語也有不同的發音（地方腔口差）。

「臺灣語言的複雜性，不該被忽略！」游珮芸稱讚這種做法很「厚工」，但也可能阻礙讀者閱讀。倉本回應，如果以讀者閱讀順暢為優先，一律翻成標準日語當然是最好的選擇，最常見的做法是翻譯後加註「有臺語」，但他認為這是「譯者太懶惰，臺語（與華語交錯）的違和感一定要留下來！」他透露，並非每個出版社都會支持這種做法，例如他曾在其他翻譯作品中，用其他方式翻譯臺語，或標示臺語讀音，但校對時就被編輯要求改成標準日語。

倉本舉例，臺灣作家吳明益的作品在日本熱銷，已故譯者天野健太郎翻譯的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，甚至被收入日本國（日）文課本。但倉本認為，天野將原作中的臺語都翻譯為標準日語，讓日本讀者非常好讀，「這種做法很厲害，但我不會這樣處理。」他也自嘲，「如果由我翻譯，大概會賣得不好」，呈現翻譯的不同選擇。

他說，日本有版權公司請他定期向日本讀者介紹臺灣小說，一開始對於推薦漫畫有點猶豫，但考量日本人對臺灣缺乏認識，尤其「對 1950、60 年代的戒嚴時期一片空白，只隱約知道當時臺灣好像是獨裁國家」，仍撰文介紹《來自清水的孩子》。後來日本岩波書店來接洽時，游珮芸就將倉本知明的文章提供給編輯須藤建，促成這次合作。

「岩波書店是傳統的左翼出版社，以前幾乎沒有跟臺灣相關的議題。」倉本說，岩波書店專門出版哲學、思想、文學等「很硬」的內容而少見漫畫，也有很多跟「中國大陸」有關的主題，因此他很意外岩波竟然願意出版來自臺灣的漫畫。

根據游珮芸轉述，岩波的編輯須藤建年輕時來臺灣旅遊，在路上被長輩以日語搭話，「他嚇一跳，原來歷史就在日常生活裡」，因此開始學習中文、認識臺灣，也認為這套漫畫藉由個人生命史，串連起臺灣從威權到民主的歷程，因而推薦岩波書店購買該書版權。

須藤建在日文版推薦序中，引述《螢火蟲之墓》1 作者野坂昭如在黃春明小說《莎哟哪啦·再見》2 譯為日文時，表示「徹底不想認識臺灣、（臺灣）不是我不認識就能視而不見」，反省自己過去也是「不想認識臺灣」的日本人，希望《台湾の少年》可以作為橋樑。游珮雯也補充說明，野坂寫了螢火蟲之墓的故事，好像日本就是受害者，但當時不只神戶被轟炸，臺灣的臺北也被轟炸，「這些事情，日本人應該要知道。」